增訂全塲羣書備考目錄卷之三

治道　親政
語令　賞罰
儲訓　宗藩
刑律　宦官
鬻爵　賦稅
戶口　土田
徭役　救荒
旱　蝗

水　火
錢楮　屯田
鹽法　馬政
茶法　驛傳

增訂二三場羣書備考卷之三

古吳袁　黃坤儀甫著　袁　儼若思甫註

西湖

洪吉臣黻之甫　沈昌世伯文甫增

張　墉石宗甫閱　徐行敏幼魯甫訂

治道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佻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擾之則亂文子曰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

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無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
火楊子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幪幪也虐政虐
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
必平多欲之國其財必削劉向曰民之治亂在于吏國
之安危在于政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
莊子曰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
布于埜澤鷹隼未摯矰弋不施于徯隧皆王政所當先
也呂覽曰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人
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主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強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哀強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劉子曰稷雖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雖善治水不能激水西流逆水勢也人雖才智卓倫不能悖理致治逆人道也已上集羣書

唐虞之治邈乎不可尚矣夏以忠商以質周以文同歸於治休哉無以儷也漢祖約法三章規摹宏遠光武沉幾先物法度彰明而詩書不事高帝三公不任光武此治所以雜伯也若夫繼體之君躬修玄默海內非不富庶而禮樂之請未遑文帝雄才大略六經雖云表章而天人之

策不用武帝厲精為治吏稱民安矣。而卒為後世開衅之
君孝宣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用恭顯而啓元帝之在
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稜趙甚韓傷而啓
哀帝之誅大
臣開三大纍。寬弘恭儉多材好儒矣。而終為漢室基禍
之主。元帝多材多藝徵用儒生韋匡迭相。而優游不斷為漢室基禍之主臨雍拜老。而或
不免提曳近臣明帝寬厚長者。而或失于寵任貴戚章帝是
漢之賢君。猶有可議。他尚何說哉。唐室之興。歷世二十。
其間可稱者三君。惟太宗躬行仁義。功德兼隆。而鄭氏
又譏其假仁。況玄宗之肅清內難。而禍起漁陽。憲宗之
削平僭叛。而身死方士者。烏得為盡善哉。迨至於宋。南

北歷世十有八君。太祖削平禍亂。而幽燕未復。太宗求賢納諫。而金匱渝盟。若眞宗之天書。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爲矯誣上天之主。神宗之新法。又不如理宗表章理學。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仁宗力行恭儉之爲庶幾也。惟我 太祖皇帝觀歷代之遺法。集群后之大成。綱舉目張。垂統有法正 聖子 神孫所當維持而世守者也。已上傳贊考

有法正　聖子　神孫所當遵守而世守者也。覽乎已上寓
祖皇帝體歷代之遺法集群后之大成綱舉目張垂統
朱呂正變土皆而尊兼治表章　仁宗之行恭儉以爲庶幾也。淮敎一大
禮上天之主役不過然徭　神宗之謀法又不合理宗表章理學淨主
寶祐講而金匱啣盟若眞宗之天書也次以胃君具德以前見紹祥符以繼
北虜世十有八帝。太祖創平禍亂而幽燕未復太宗

親政

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諸大臣在焉雉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

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家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皇極門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

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 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近世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惴惴而退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而無繇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如上法 聖祖常朝之外即御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制大臣或三

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論對。諸司有事咨決。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盡。 上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豈徒無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詔令

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君之安危在出令。已上集羣書

唐虞都俞商周謨誥聖人之至教也後世志乎羣聽者啓南越稽首之誠念在邊陲者啓河西明見之懼德宗奉天之詔高宗中興之詔引過自責猶能感格愚頑哉聖祖中原一檄凜然華夏之大防也至于封諸侯以廣盤石之安正名號以定神人之禮開科一詔期得乎全

才。租稅數免，周知乎民隱。封安南而示以君臣之義，封占城而勉以藩輔之司。靖西之制，則曰智同馬援之議，眞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高麗之諭，則曰蔡榮懷于舊服，作屏翰于東藩。王言一布，萬國傾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蓋不必三軍縞素，十行細書而已。風行于天下矣。 太宗當內難甫平之後，釋周齊府被誣之官，復岷湘代府被陷之衆，敦宗室也。免北平鳳陽田賦，恤民隱也。 仁宗當北虜既定之日，停取西域珍貨，停造諸番寶船，懷遠夷也。罷採木邦寶石，罷採交址金珠，節民力

也　宣宗撫盈成之運憐工匠重役而併三處五處戎
伍息二丁五丁工役惻軍民困窮而停一切不急之務
除一切荒蕪之政　英宗當國多故念戍邊有常典也
則止終本身念催科有定例也則盡蠲逋負成化改元
之詔念盜歲生發則曰守令不得其人也聽其悔過自
新念柴炭数多則曰運民採運艱難也督令撙節減省
弘治改元之詔念強盜人命無有佐證恐其情可矜憐
也則令具奏念粮草課程或有逋負恐其民力不堪也
則令蠲免　已上事蹟考

善覘人國者不覘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王言之所係誠大矣愚以爲國家廢置因革必經鳳閣鸞臺斟酌利病然後頒降則大臣得封還手詔阻遏斜封而宮中無桑癰之禍矣又令舉措有不合常憲者一經諫官白簡即暫停閣再令大臣熟計而行則府中無叢脞之憂矣嗟乎絲綸所出一羽重于千鈞代言之佐可不慎哉已上私評

賞罰

禮記曰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人賞罰用爵列周禮曰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爵祿予置生奪殺誅。訞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楊子曰雷震乎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菫荼未嘗在德賞罰固有所不可測也抱樸子曰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釆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

龍蛇一章。君子所悲。狗兒數語。識者恨焉。

魏之吳起戰功多矣。而不得以首田文。漢之淮陰功業富矣。而不得以上相國麟閣之畫。後武而先博陸淮西之碑。劣愬而優晉公。

首級所差。吏繩以法。馮唐以賞太輕而議文帝。余焉能

誘崔衛人以祿。弗及而叛懿公。

足以失豪傑之心。而不足以增重名器。貂蟬

濫竊之志。而奚足以激勵功名

而賢者皆歸。捐一堦。而勇士畢至者

刑而不能正薄昭之誅景帝懼殘民定笞法而不能門
亞夫之死唐太宗讀鍼灸之書禁笞背而不能恤君羨
之戮是尚爲能平罰乎故不及則印刓而弗予過則瓜
果之恩受上賞不及則論死刑而垂涕過則功名之士
爲大戮至我　國家則不然薛顯世侍功專殺　聖祖
封爲永城侯而謫之嶺南北征之士有功而抵罪　成
祖論其功而係之獄　宣宗之時黃勝之以藝得官則
不濫甘斌私請復官則不與戚珪賦歛軍士則治罪其
在　英宗會昌侯議罪乞恩則不允安逸侯無功進馬

則彼黜貨銓之徒安服之賜則不許。祖宗刑罰之除亦嚴矣 已上李贄考

善賞罰者。賞罰其心。不善賞罰者。賞罰其身。賞罰其心則可以勸善于未萌。賞罰其身。則徒以糾過於已敗。凡為天下國家者。當思所以服其心而已矣。故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而貂蟬盈座者人或恥之。蒲鞭之罰足以震聾凶讒。而殿陛殺人者。或不知懼。此豈有他哉。人心之服與不服故耳。奈之何後世開鬻爵之源。肆贖刑之典。而使上之名器已濫。下之法守已漓。斯民安所勸懲乎。 已上私評

矣 太祖甫立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復著 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 成祖又充廣其書益以 太祖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 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宗爲帝訓凡二十五篇。始君德而終藥餌。 憲宗爲文華大訓凡四卷。始進學而終厚倫義方之訓。卓越千古矣比者 儲位已定明兩作離 聖愛殷殷橫經久曠豈以深宮誦習無異虎觀而 上聖之學非若書生記故

實繪句字也三公與太子燕居自軍國啇民以至咳唾顧趨暑暍寒嗽皆有法度以格非心郎內庭不廢絃誦能如周公左而召公右乎郎左右宮豎能擇敦厚之輩吉悋慎之承業太子過而可不起乎司馬門設使不下車可遽留乎衛綰疏廣周文石奮旦夕漸磨如持繩墨以成杞梓舍外庭誰屬哉方尺之錦必付縫人前星之照乃在階序豈　聖明垂裕而忽不念此且朋友不可以竭歡歡竭則怨起父子不可以滯愛愛滯或生慾縉紳之家猶不肯以遊[illegible]之娛奪箕裘之慮而况億萬斯

克纘我曆數。宗廟主鬯。萬方托命者。益創業之君有從馬上不事詩書者。然起自布衣之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備嘗苦辛。熟諳物態。是以出言事動合典章。後世守文之君。安于椒房紫闥之華。習于聲色靡曼之樂。短褐牛蓑。啼饑呼寒之狀。目不接而耳不聞。非法家拂士。左規右繩。誰與告之艱難。而激其志氣。人有夜行者。不秉燭。履坦而不知塹。張張而投之。復隍衣袽。國家之塹。豈少哉。亦高舉燭耳。

之言哉亦尚無憾耳
有不東觀其出而不外聖集浚而教之復圖不蔽　道
士汝與右論議與告之瞭攘而激其志庶人有以行
迎柳牛蔽市燦于宴之祟目不遊而耳不聞非心蒙
雙安文之話安于椒房祟圖之華臼于聲色漁袤之
之傾當宮宇焉論為進是以出言　事無合世治
其為土不得言者然也自本天之　其長之役語
遊特兩教　宗廟主圖尚力其命者　敘創業之亂

宗藩

漢興懲秦之孤大封子弟分天下半賈生指股之喻其言痛矣至于武帝之世主父獻其遺策分王子弟畢受爵邑然後終漢四百諸侯奉法則是武帝之通其變也且夫衆建諸侯而漢不厭其多者何也王受國而侯其支庶世世侯之以至于盡而漢不益之國也侯受國而食其支庶世世食之以至于盡而漢不益之邑也故至平帝之世諸劉屬藉十有餘萬而益戶賜爵者毋過九百斯其效可覩矣唐初雖大封宗室四十一國較漢則

不及焉則天之後爲十王宅于苑西天寶之後爲百孫院于宅傍而終唐之世不復出閤矣乃其時諸王月賜盡出宮中而有司不問故易給耳宋初宗人散居京城比之于唐則又儉矣景祐中置睦親院于都下以處近親而又有廣親睦親之宅崇寧中置敦宗院于兩京以處疏屬而定爲南外西外法厥後食祿之籍止于五百一歲之供止于九萬故易給耳三代以來宗藩班爵之實大較若此而祿賜之費則無有如我朝者　太祖定天下之三年　詔封　皇子十人爲王諸儀衛規制下

天子一等歲祿多者至五萬石。親王之子封郡王歲祿二千石俱嫡長襲。郡王之子爲鎭國將軍（從一品）祿千石孫爲輔國將軍（從二）祿八百石曾孫爲奉國將軍（從三）祿六百石代而降爲鎭國中尉（從四）輔國中尉（從五）奉國中尉（從六）卽屬籍最疏遠者皆得封奉國中尉祿二百石。然親王郡王祿給多寡出一時權制無常數。封皇女公主而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女各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號（王儀賓中奉大夫從二品郡王儀賓亞中大夫從三品遞而降）諸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鉅費咸仰給于縣官。當是時天子都金

陵去塞垣遠且萬里虜出沒塞下難制於是酌周漢啓諸王之封亘匝于三垂　文皇帝王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葆塞山戎為寧王度渝關跨遼東並海被朝鮮開原許通市東北夷為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為代王沿鴈門而南表裏山河太原其都會也為晉王踰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踰河保寧夏倚賀蘭為固為慶王兼殺隴之險理周秦都圻牧坰之地直走金城為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

西扃嘉峪護西域爲肅王九王者皆近塞備邊傳以元
侯擁以宿將得專制其國中而周楚齊譚魯蜀諸王並
列內郡各專國擅兵盖草昧利于建侯板蕩維于宗子
亦其勢也
國初疇屬籍未繁物力不詘先定　親王歲祿五萬然
未幾裁爲萬石又未幾　代肅二藩裁至五百石或千
石則固明以變通之宜俟　後聖矣顧安知數傳後宗
屬若斯之蕃衍　詔祿者至十餘萬耶令但使　恩意
先立于厚自不妨隨方合節酌盈濟虛于家人父子閒

邇來 國用日詘民困日甚一不足則議增餉再不足則始議屯議鹽議鼓鑄迄無成算故以爲 宗祿可權也夫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 祖宗之廟親盡亦祧忍於服盡之祖而不忍其子孫非義也誠按其籍分別世次參酌服制如 親王世世王以統守也支子爲郡王者亦安用世世其王乎鎭國將軍猶王號也降而輔國則爵其長子其支子于 朝廷爲服盡者徧封不可已乎果輔國則奉國而下可知且遞降至奉國中尉矣即于主國亦服盡者永封不可已乎 親王女封郡主矣縣

壹而下又不可準例而僅封其長乎儀賓假以品秩矣其祿不可槩裁乎比比皆親親之宜殺者也而歲省金錢已億萬無算矧今既開仕進路矣天啓辛酉前宗室無登進士者自朱統鑛始　宗人獲伸効用之志而　國家亦收強蘇之用德意甚盛尤通變之一會也乃天地有大美山澤無盡藏市廛細民皆得飽其欲遂其求而宜乏之　王子王孫豈盡奮跡詩書乃錮之一城袖手旁觀如病咽之人對珍錯而空懷染指也夫不能有以食之又使不得自食如情何此亦與仕進並宜蚤計者

[illegible]中肯[illegible]此亦[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又[illegible]不[illegible]自

業藝謂曲空曠業肯也夫不能[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緇吉書畫所詩書乃圖之一城神手乃舖[illegible]治酒之入

藏市圖畫[illegible]其飽其欲遂其求而空[illegible]之　王于王

論意其立[illegible]道變之一會也乃天地有大美山澤藏

落　宗人後世功用之志而　國家亦收[illegible]之用

口傷其業別今既門仕進路與天[illegible]士者自今[illegible]

慢不可救矣乃世指謂之空談者也而為害[illegible]

言而下[illegible]可準[illegible]而備[illegible]其[illegible]乎[illegible]以品[illegible]

刑律

易噬嗑亨利用獄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大禹謨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益稷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禮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又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周禮大司

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下文云一日刑新國用輕典。二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下文云一日野刑。上功糾力。二日軍刑。上民糾守。三日鄉刑。上德糾孝四日官刑。上能糾職五日國刑。上愿糾暴註曰功農功命將命德六德能能其事愿慤愼暴當作恭不恭者當糾也○已上統論刑法

易蒙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坎上六繫用徽索之三股也纆兩股者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噬嗑初九屨校木械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舜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禮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獄城也。聚教罷民。下文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

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注曰中國故鄉也不齒不以年齒列下平民也出逃也

○已上言獄具

舜典曰流宥五刑又曰金作贖刑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又次千里之外周禮大司寇以嘉石文石也平城也罷民下文云凡萬民之有罪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注曰任保也司圜官名掌收教罷民下文云凡害人者使弗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職金掌士之金罰貨罰人于司兵

已上言流瀆

易訟彖曰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呂刑曰簡核也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俱也嚴天威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大司寇以兩造至也禁民訟下文云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然後聽之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下文云一日辭聽二日色聽三日氣聽四日耳聽五日目聽士師之職凡以財

儲訓

古者胎教之道后娠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戸左太宰持斗而御戸右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稱不習滋味不正宰人倚斗而不敢煎調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十歲出就外傅爲設三公以訓廸而保護之習見正人習行正事此古所以長有道也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成王有過撻伯禽令王自感悟士亹受楚莊王命而傅太子叔時告以訓導之法亦不過以春秋聳其善抑其惡

以詩道廣顯以禮明上下及諸令典之屬耳故舍經當無他典刑令師儒無他化道要在親保傅勤學而已後世教諭既失而元良鮮聞秦之胡亥受治獄于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變子窺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寀無擇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于漢靈唐僖之際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帝位予奪于左貂八王食息于中涓宦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

捉重囚盜其食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奸在人心慎罪邪。邪露于外務搏執命理理官瞻傷察創與磨同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季秋之月。乃趣獄刑。毋留有罪孟冬之月。是察阿黨欽官阿私則罪無有掩蔽。已上言順時

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投竄肉刑之制大抵非聖人之法也丁謐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椓黥按此則肉刑

在于蚩尤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于聖人之言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凶頑固可知矣呂刑所云五刑即叔向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而呂刑一書。尤用法之軌範焉

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峯以爲舜典所爲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朴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盖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以示戒先君子以爲未然盖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爲之感動且拳拳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爲聚斂征求設也審矣鬻獄取貨末世暴君汚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不能詳味經意而深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盖謂犯

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遂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而五刑無贖法至于周而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一案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机觸罟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一條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聽其贖金以免不可以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則是不可不殺雖數萬鍰亦難贖其死矣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之其在周則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僞學非酒誥之羣飲在漢則列侯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之類于律皆死罪也而其情則可矜其法則可疑豈必盡殺之乎此則死罪之疑赦者也

其後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

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爲矣

趙鞅鑄刑鼎而仲尼非之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有貴賤無序何以爲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国之亂制也若之何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国法是法奸也

秦不師古用刑益酷無足言矣

李斯阿其君用法曰賢君必能行督責之術故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

漢祖約法三章而斷

舌之誅。猶嚴於誹謗。漢高祖初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餘悉除秦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葅其骨肉于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以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孝昔稜廷尉。廷尉不能决。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文既除孥律而族誅之慘。復行于桓平。孝文元年盡除收孥相坐律令。其後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而濫黥之刑。訖漢世而未能除

肉刑之代傷笞數之太多。漢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女緹縈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天子悲憐其意下詔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定律諸當髡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罪人獄已决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當劓者笞三百當斬趾者笞五百笞者率多死。

城旦旦起行治城也舂婦人舂作米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也白粲擇米使正白也捄書之除慣覓釋之較晚武帝始除捄書令張趙見知之法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七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凡閣典者不能徧閱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已非相國之舊杜周律令之論殊非廷尉之平杜周爲廷尉大抵倣湯善同上意所惡者因而陷之所欲脫者久繫待問微見寃狀客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有義縱之鷹毛集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爲定襄太守縱至捲定襄獄中重罪一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

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不得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竟坐事誅

不上鄭昌之疏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乱言矣

有河南之屠伯

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棄市

不得不上溫舒之書

廷尉史路溫舒上言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

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𨚫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媮為一切不顧国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乱政莫甚乎治獄之吏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国君含垢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永履和樂典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恤刑之詔凡十六下

高后元年詔除妖言孝文二年詔除誹謗十三年詔除肉刑孝景元年詔除笞律中四年詔老幼不梏訊中六年又詔減笞孝宣本始四年詔省律令節地四年九月詔恤繫囚元康四年詔耆老幼釋勿坐元帝詔蠲除輕減律令初元元年詔省刑罰七十餘事成帝河平中詔恤刑鴻嘉元年詔七歲以下減死哀帝即位詔除誹謗詆欺法元

帝四年詔輕老幼婦女黃龍元年詔大夫有罪先請刑獄之名凡十六所中都官獄廷尉詔獄上林詔獄都抵獄掖庭秘獄共工獄若盧詔獄都船獄都司空獄居室保官內官請室導官暴室水司空獄

西漢之治然也光武因梁統請嚴刑而不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二帝共輕殊死刑一百二十二章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乱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世康平因時施恩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几平武帝値中国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敝豪傑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月淺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因約成律凡百餘事臣取尤妨政者條奏伏請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

玉之急務　因羣臣請增科禁而不許。庶幾有愛民之意
遂罷之
肅宗因鄭躬奏從輕四十一事而皆從。和帝因陳忠奏
省刑二十三條而悉聽　廷尉陳寵鈞校律令條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經禮三百
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
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
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
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
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
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
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
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
無窮未及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苛法稍煩人不堪之寵
子忠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
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誤殺人得減重

論毋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可謂有仁民之心夏至之日按
薄刑有司之請未必是也安帝十五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
事是歲初令郡国以巳短至按薄刑冬至之前斷重獄魯恭之議未必然
也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
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
死可令贖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應勘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删定律令而爲議奏之獻帝建安元年孔融因復肉刑而建議
門之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從之融議曰古者淳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
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橈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

殘夷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腊朝涉之脛天下謂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則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亂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威淚亂齊俱戾禍宋道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

寬恤之令不絕于史錄自建安二年至漢安二年寬恤之令凡二十九下而贖罪之詔頻下于桓靈桓帝詔凡四下靈帝詔凡六下東漢之制然也魏之新律陳劉同議魏文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君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從時決事

集爲令甲以下一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所撰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孫叔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

晉之新律荀賈共定 荀勖與賈充共定杜預爲之註

若王植之集註 梁武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植集註舊律合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甚減法度能言之于是以爲兼尚書刪定郎使損益植之舊本爲梁律

若梁武之贖科 梁武帝制依周漢故事有罪者贖其科

陳氏一用梁法 陳氏承梁季喪亂刑典疎闊及武帝即位欲革其弊求得梁氏明法吏令與刑曹諸掾共參定律令其制惟重淸議禁錮之科自餘篇目條綱輕重簡繁一用梁法

齊氏猶依魏舊 齊神

武文宣並由魏相尚用舊法及文宣天保元年軍國多事政刑不一決獄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于是始命群官議定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

武成之一十二篇奏之于王叡

武成即位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一十二篇大抵採魏晉故事是後法令詳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子弟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魏帝之二十五篇定之于蘇綽

北魏帝命尚書蘇綽總三十六條更損益爲五卷班于天下其後以河南趙肅爲廷尉卿撰定法律肅積至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拓跋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班之天下其大畧滋章條流苛密比于齊法頗而不要

他如開皇大業各有新律

隋文帝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車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

捕伏。十二日斷獄。十三年改徒及流並日配。通典乃隋文皇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日死刑。二日流刑。三日徒刑。四日杖刑。五日笞刑。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勅修改。其實不異開皇舊制。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

唐祖入關約法十二條。唐高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刼盜背軍叛逆。餘悉皆蠲之 譪乎漢祖之遺風矣。新格之頒。後麗之于律令。唐武德元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賕詐冒盜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居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 劉裴所定。復增損于玄齡。二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律令 自告密之門開。而羅織之經作。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于垂拱詔勅爲新格藏于有司。曰垂拱留司格中書令韋安石又續其後。至于神龍爲散頒格。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

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于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索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于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国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與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及鳳凰曬翅。驢駒拔撅。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等名。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忠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俊必死。遇徐杜必生。

參軍簿尉。以有過而受箠。 唐時參軍

簿尉有過不免受杖御史大夫以杖輕而被貶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鵲巢不必賀也。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于是百官以為幾致刑措上表稱賀。按通鑑紀此事于開元之二十五年當時李林甫方用事。監察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殿廬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失寵被譖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也其為濫刑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為刑措之祥何耶。鉗網不可任也。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奭為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所殺數十百人。雖有開元格後勅。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保以後勅。為開元格後勅。太和格後勅。文宗時。命尚書省郎官刪本司勅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為太和格後勅。及張戣大中律。宣宗時衛率府倉曹

令重張戩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亦無補于唐刑之濫矣。宋太祖定大辟詳覆之法。宋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委刑部詳覆㦲。又令諸州錄參與司法掾同斷獄。又定笞刑折杖之法。三年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一。並配役一年。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一百。臀杖二十。五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刑統則定于竇儀。四年刑大理寺竇儀上重定刑統三十卷。三限復申于長吏。太平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訊囚。情得者即決之。詔自今繫囚

知証佐明白而悍拒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訊問之勿令胥則拷决上頗慮天下有滯獄復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有不須追捕而易决者不過三日至仁宗而增勅六十條條建隆初編勅四卷纔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菱其煩亂定其可為勅者二百八十有六條總十一卷又別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太中祥符七年又增至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景德農田勅五卷與勅兼行至是後增至六千餘條命官刪定

及神宗而改刑名未安者五條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不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弟力田為衆所知者給貼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該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煩多致奄皆緣情而為之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勅所詳議立法

者也若驗刑之有官禁刑之有日淳化二年二月判可天監苗守信等請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太歲三元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斷極刑事下有司有司言晉天福七年詔書應大辟罪遇大祠冬正受朝立春立夏及大雨雪至不論決自今請太歲三元及上慶誕兩京諸州不決或罸餘如故從之可謂詳悉矣而同文獄之治紹聖四年治同文館獄章惇蔡卞用事同肆雜織貶謫元祐諸臣訴理局之置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寃濫至是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理所凡得罪于熙寧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按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罷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按內文牒述及訴理所看詳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其名以聞自是以申雪復改正或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果何爲者哉今國家洪武六年命尚書劉惟謙考定律令共

與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廐庫擅興盜賊鬬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之制舊律二百八十條續律一百二十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二條撥補唐律一百二十三條與夫洪武禮制諸司職掌大誥三編廷平之法甚備矣然用法之際當思人情所安咎繇有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至明以折之而至恕以全之天下大當之理也惜乎文法之吏以喜怒為刑而奸頑之民又恃于屢赦贖刑之典其將何以防偽哉 已上事蹟考

今合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盜賊鬭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之目舊律二百八十條續律一百二十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與大洪武禮制諸書同頒降大誥三編並乎之法其尚矣然用法之際當思人命所安各盡有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有書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治明以折人之至理總以全之天下大公之理也猶可乎[illegible]然之[illegible]以寬緩為[illegible]而而好[illegible]之況又[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為典已上草廬吳氏

宦官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然不過給使省闥旦夕掃除又隸於僕正而詬且誡之統于太宰而黜且陟之宮府一體制甚善也其後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以刑餘爲周召始得竊相之權而陳蕃竇武且被戮焉唐以貂璫爲監軍始得竊將之權郭子儀李光弼且受制焉自典獄權歸北寺專兵柄握中尉而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冠履

倒置可勝扼腕宋之中葉童貫搆禍北垂封王開府馴至大變舉族北轅嗚呼禍斯烈矣　高皇帝立法止傳奉灑掃不許識字　文皇帝分爲三十四監一十八局勅碑于門官不過五品法制甚嚴　章皇帝欲其讀書知禮始以翰林官爲內傳而司禮監遂冠諸監於是弘治之汪直正德之劉瑾流毒天下可鑒也　肅皇帝踐祚之初首黜內監而收其印鑰罷鎮守而誅其太甚故四十五年寂然無譁而天下享太平之澤　顯皇帝時知馮張諸璫依憑城社朝發夕論一出國門終身不用

至天啓間而魏忠賢之逆熾矣今 皇上嚴持太阿奸璫就戮固遠邇臣民所共快也大抵宦者百千爲群日侍左右踞洗可接不冠可對宮中秘戲可預俳優角觝可效而又溫辭軟語乞憐望幸泣龍陽之魚騁同子之駕煬衛君之灶指秦廷之鹿凡可蠱惑者無所不至錄是內寵一結外權可移其博喜也金珠一入而璽勅宣恩其激怒也貝錦朝騰而緹騎夕出甚則內內臣愈外外臣職任久淹罔念積薪之苦林泉棄置永無奉傚之期令人見狐而詫爲虎遇虵而聳爲神齒之有路馬之

嫌向之有國狗之齔大權鑿歸其掌而上亦何從核之然其轉移之機不在贊御而在主心惟日親朝講日近正人不迩不殖使聲色盡屏則鉅璫老宦無所投其間而安于掖庭永巷之職矣不則深居高拱內外遼隔雖不假之金璫左貂建牙秉鉞而旨從中出必由常侍絲綸所附大柄隨之片紙處分將相莫抗此易所以戒履

鬻爵

記曰爵不瀆而民作愿左傳曰爵不踰德成十八年又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謹之

鬻爵之制古未有也文帝從晁錯備邊之言令民納粟以拜爵景帝之世上郡旱復修賣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人通典及食貨志云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徒役得輸粟于縣官以除罪其後武帝以擊胡之費又創立武功爵令人得以入貲而補吏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乃至超拜中郎賜爵左庶長吏道始雜而多端矣雖然有以貲拜郎爲廷尉而

天下無冤民者。張釋之有入錢補謁者。守潁川。而治行第一者。黃霸亦可以得人也。但其源一開。末流罔極。東都之季。有吏人入穀而得關內侯者後漢永安二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民入粟得關內侯有銅臭入錢以買三公者。靈帝開賣官之路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少有英名議者嫌其銅臭馴而至于晉武帝之時賣官錢入私門。唐至德之後。納錢百千。則賜明經。唐至德二年鄭叔請奏伏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品秩耗弊。選舉冗濫至是極矣。宋興或以賑水旱。大宗時州郡水旱有穀食者許富民入粟賑貸等第補官或以備糴本。熙寧中備永興常平糴本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咸平

中有臣僚建言令民入粟備邊六百石補上造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帝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因宰相言行之出粟五千餘石賜第班行天禧二年鬻爵之法史不絕書豈必不可已乎我朝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遐事例與歲貢同後遂援此例以賑饑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工無止息之期矣。已上事蹟考

國家名器本所以勵世磨鈍也今乃素乏功德之人一旦擁貲而得之則豪傑寧不閔而解體乎況其未官也既以財而得官其既官也必以官而營財若探券取償

不至於誅求刻剝不止也。然則國家何利焉。我朝昔時極重太學。貢從嘗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其時納粟上馬之例未行也。洪武時。雖嘗取稅戶人才用之。然　聖祖之意。以貧而仕者嘗貪。故選才於閭右。蓋取洪範正人既富方穀之義。而非有所利之也。且謂之選。則必擇其閭族之賢者而舉之。非槩用之而無別也。納監之例。濫觴于景泰。漏卮于今日。縉紳之子。與商賈同伍。例行舉貢。一例挨選。彝倫堂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太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

官。祖宗良法美意掃地盡矣。然非廟堂不慮此也。救焚拯溺。多用權宜。此門不開。目前何以支給。愚竊念之朝廷既不能絕鬻爵之途。亦當思得夫重爵之意。生徒上納之後。收入國學。當慎擇博士助教。誨諭栽成之。月有課。日有程。於挨年撥選之中。又兼以經義之諳否。治事之通昧。爲銓次之先後。既注官。先試之三年。諸事聽正官所制。嚴貪污之罰。三年中有犯。卽時聽監察御史以便宜黜退。三年不犯。始實授之。始得與正官分理或清廉著名。或仁愛遠播。經上司保舉者。卽歷方面。毋得拘礙資格。則人

生天地間遲鈍明敏雖有不同要未必無一長可取固有拙于文辭而工於吏事如黃霸之困于下者幸而輸財備邊之有途入粟上馬之有令則藉是以顯吾之長於國亦無所損顧工之所以鼓舞作興何如耳已上私許

賦稅 戶口附

書曰。任土作貢。禮曰。以時入之。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周禮太宰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十稅一。二曰四郊之賦。三曰山澤邦甸之賦。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三百里五曰邦縣之賦。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五百里各有差此以上平民也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關市山澤謂會計百物九曰弊餘之賦。百工之餘○已上集群書

夏以貢。殷以助。周人則兼之。小司徒之所均者。殷人之助也。小司徒均土地。經九區八夫爲井。四井爲邑。至爲丘爲甸爲縣爲都以任地事。出貢賦卽殷人之助

也。載師之所任者。夏氏之貢也。載師任土地以物地事。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三。甸稍都鄙無過十二。即夏后氏之貢也。自晉惠賂城於秦伯而秦始司其征。周人與田於范氏。而范始收其稅。宣公稅畝以足用。靈公厚歛以雕墻。季孫欲作田賦。而仲尼止之。季孫欲作田賦。訪仲尼。仲尼曰。歛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則亦足矣。若不度于禮。則雖丘賦。將不足也。子產既作丘賦。而國人謗之。丘十六井當出乘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誠以厚歛之重爲民病也。秦商鞅更爲稅法收大半之賦。三分而稅二。民力殫矣。漢興約法省禁。令民十五而稅一。漢興承秦之敝。民無盖藏。有天子不能具駒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所是約法省

禁。輕田租。五十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澤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文帝始行賜租之令。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田租之半。其後盡除而不取。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租之半。景帝行半租之令。其後三十而稅一。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王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重租。雖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其制蓋甚輕也。然考其田賦之外。令民自三歲出錢二十。至十四而止。爲口賦。十五歲出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爲筭賦。蓋已重於正賦矣。況武帝之後。增口爲二十三。而更賦代錢月二千。

其民安得不困哉。雖昭帝之令。得以菽粟當賦。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大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光武之詔。復以屯田賜租。後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日。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而制終不古矣。唐因戶分世業。爲租庸調之法。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一日租。丁男一人。受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日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日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代宗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德宗作兩稅。而立以定限。德宗時。楊炎爲相。遂行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馬端臨日。賦稅必視田畝。乃今古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

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始於楊炎而少之乎其制未必全非也然考其立法之弊初謂綾絹之庸非蠶鄉則輸銀至貞元則計錢而輸遂使貨重錢輕賦不增舊而民愈困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歲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初謂兩稅之外無復科率至乾道則額外徵求廣立名數而郡縣坐斂乾道六年臣僚言郡守下車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必使如數方許還邑謂之獻助錢責委郡丞職暮官下邑縣撿責下邑官認發錢物抑無爲有增少爲多謂之剗刷錢二稅就州輸納既倍收耗重積折科又合零就整一寸納一尺一合納一升謂之奇

零錢酒稅照用祖額止從重數謂之遞年課利錢至于催到上貢錢物類申發鈔狀到州名爲截留先塡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散春冬衣賜拖降數日拘催謂之軍衣錢又無額橫歛不一而足籍爲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本又有所謂月樁幷靑冊于數所在州縣名數不同是皆迫下邑之邑目也則亦纍矣況憲宗分賦爲三而送使之餘亦輸度支。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節度察調費出于所治州不足則取于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留州上供者皆輸度支。玄宗用韋堅置使督察而國廩歲增巨萬。韋堅見宇文融楊謹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使督察以佐國廩歲終增巨萬玄宗稱其才。其民安得不窮哉雖散李錡之貲以貸貧民之租。李錡謀反憲宗將輦取其貲李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

財恐非弭亂畧惠困窮者願却苗稷之羨錢以紓下戶
賜本道貸貧貧民租賦制曰可
之賦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群議愛之惠終不
元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
傳矣五代徐知誥以吳王命悉蠲遺稅劉昫勸唐潞王
蠲免逋數後唐潞王初立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
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
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使請察其可徵者
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是月詔
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
咸蠲免勿收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其後聞昫罷相
三司吏皆相賀皆有可取者也宋興捐劉鋹無名之賦罷孟昶
催稅之繁已錢氏之橫征除馬氏之暴斂每二十而稅
一其制亦云輕矣然江南沿征之制江西外增一斗之

制歷四世而始除。洎至神宗，王安石爲新法，而均輸方田諸賦並起，而輸大農。理宗之世，賈似道爲公田，而江浙細民累負官租，而愁怨。法亦安得爲盡善哉。雖神宗蠲諸路之積欠，熙寧四年 高宗蠲五年之積欠，紹興七年 及眞宗按逋欠之籍，眞宗咸平元年帝謂宰相曰，諸路欠籍，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不奉朝旨，尚更催納，頗聞細民愁嘆，遣使乘傳于諸路轉運使，州縣長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用王欽若之言也。仁宗正無租之地，仁宗慶曆二年，初洛州田賦不平，郭諮用扦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流民乃復。而於古人什一之政，終不侔矣。自古觀之，文侯反裘之驗，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

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武稅不受人是虞人反
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尹
鐸繭絲之言知重其本者也錢徽省飲宴之費錢徽爰江州刺
史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
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貸貧民租入仲舒減燕
樂之用王仲舒水旱民賦不入嘆曰我當減
燕樂他用可乎出錢二千萬代之知愛其民
者也寧爲倪寬之負租殿課倪寬爲左內史治民務在
得人上表奏開六府渠定
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
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殿課當免民聞皆恐
失之大家車牛
小家擔負輸租不爲巨源之下符捂克寧爲陽城之催
科政拙不爲嚴武之峻斂民窮貸穗不可以供賦韋溫爲陝
號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更白督之溫鬻苗何
日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

獨以輸租李實至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官故權德輿因兩蠲租權德輿建言今霪雨三時農田不開儲乏月衆宜選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來問人所病苦蠲除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于人不若藏于人之固也白居易因旱免賦白居易元和四年旱甚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知恤民者也趙奢殺平原之家人趙奢爲田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殺其家用事者韋澳繫帝舅之墅吏韋澳改京兆判官以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征稅不畏強禦者當如此盧坦詣府請寬十日限盧坦爲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請府請寬十日不聽坦令縣人第輸違限不過罰令俸耳趙槩欵縣不得輒催科趙槩知壽州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征稅

不失撫字者當如此。以折科言之，則高郁以帛代錢之制，五代高郁河南民不肯桑蚕，郁命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机杼大盛。齊丘棄本逐末之言，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若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千錢。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桑柘滿野，國以富強。皆知國家所急者也，而余靖言之於慶曆。仁宗慶曆三年，余靖言切聞三司而於淮南江淮荊湖等路，今年夏秋稅內折見錢四百貫。今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號為錢荒，乃令百姓盡委田野蚕絲之利，一之千錢，必將倍棄其物以就所售。百貨既輕，兆人嗸嗸，乞裁減其半，令納本色。劉敞言之於仁宗。七年，蔡州通判敞言山虞不以魚鱉為戚，川衡不以材木為貢。今之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

而常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責其宜。或以穀
爲金。或以易爲帛。臣所治州十縣五皆種于崖而有司
乃使以糯與粳爲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願敕諸路勿
取必不得已而言折。折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
得。毋變其所不可
得。則民病不困矣。
蘇轍言之於元祐。
元祐元年蘇轍言
熙寧以前民間兩
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詔納諸色錢。然皆以穀帛折納
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惟茶酒雜稅而已。自熙寧以
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錢。官庫之
錢。貫朽而不可。按民間之錢搜索殆盡
謝信言之於紹興。
紹興元年謝祖信言和買豫買爲民之病有司變爲
折帛錢又甚病者也。祖宗時官俵錢于春。民輸絹于
夏。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俵。則各爲豫買其實白取。
軍興。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緣價高。折錢或十千八千。今
價減而有司猶前直一例折錢
使民鬻絲而求錢。此又甚病也。
孰非知本之論乎。以均
配言之。則王彥威之勘定兩稅。
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
賦法未均。詔彥威爲勘

定兩稅使差量錢悉人不爲煩。**韓休之均配餘州**韓休爲虢州刺史。彼支稅岬以納閑廄。休奏請均配餘州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移自他郡休復將執奏寮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爲刺史不能救百姓之敝何以爲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皆知國賦當平者也**

而顧少連之均賦京畿租賦薄厚不一。少連爲京兆尹。以法均之。**韓滉之均租**

李椿年建十害之說紹興十三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猾胥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柴世宗頒均田之圖。豈非畫一之見乎。我**

聖祖深知稼穡艱難嘗諭劉基王禕曰。欲舒民力。在均節用。制其常賦。

太

宗嘗諭郁新曰。賦入有經制。任人長民。當察其難易而順其情。嘗諭郭資曰。水旱之處。糧芻皆無所出。宜悉蠲之。仁宗嘗諭吳中曰。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嘗諭夏元吉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大臣宜體此心　景宗嘗諭戶部官曰。古者納總納銍。皆量地之遠近。宜減省。弗困民力。嘗諭太僕官曰。農民終歲勤動。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祖宗厚民之意。類皆如此　已上事蹟考

按戶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

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戸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舡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粮大約三百

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粮。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減而過多。則在內在外。所入俱不足供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煩。若不早為區處將來益不可支矣。國初夏稅秋粮。本色二千九百四十四萬二千三百五十石。錢鈔四萬五千五百三十錠。絹二十八萬八千五百四十六疋。至萬曆六年。大小米麥荍二千六百六十三萬八千六百八十石三斗八升八合四勺。

絲綿及零絲并租絲共二十萬九千七百九十七斤十兩九錢八分六釐。又絲折絹二十萬六千二百五十五疋八十九丈零。又絲綿折米八百一十一石五升三合七勺。綿布苧布共十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疋七丈零。又綿花絨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九斤十五兩二錢零。苧麻一千七百九十四斤十四兩五錢。又綿花麻苧折米二千四百九十七石零。魚課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六石九斗一升零。牛租米一十九石穀四千一石九斗八升零。租稅鈔并茶課魚課等鈔。共九萬一千六百五錠五千九百三十貫六千九百九十二丈。棗子易米。并棗株課米。共二萬九千一十一石六斗四升五合六勺。鹽課餘鹽銀。除存留軍餉祿米外。解京銀共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一兩三錢七分零。鈔關餉鈔二千九百十七萬貫。稅銀二十三萬四千兩零。稅鋼錢一千八百餘萬文。兩京門攤。及各省稅課局。稅鈔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三千七百一十八萬一千四百六貫零。銅錢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八千文零。銀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五兩二錢一分零。漕運正米四百萬石。

國初俱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為支運。永樂末。始令民運赴淮安瓜洲補給脚價。兌與軍船領運。名為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四。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與過江脚米。視遠近為差。成化十一年。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名為改兌。其兌運中。又分支運米與天津薊州密雲昌平正額外。又有預備米。貯于臨德二倉。每年除例折外。實運正耗米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此國家入數也。若出數。則九邊自嘉靖庚戌虜變。增軍買馬。奏討年例銀幾三百萬兩。聖旦千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上用及親王王妃公主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二三十萬兩。宗藩登玉牒者十餘萬。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廩膳生員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典五萬五千餘名。俸祿浩繁。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兵餉。各省缺廩俸。祖宗時歲用。兵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

乃倣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及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末年至七十二萬江河之水不足實漏卮經費幾何而不竭哉竊嘗思之足國固急足民尤先今天下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近年以來常額之外軍餉雜辦之類幾浮其半百姓安得不困府庫安得不虛且楊州之田禹貢以爲下下而今稅偏重如此可不知所以恤之乎愚以爲東南正賦之外一毫不可過求凡有需用當別爲區處昔司馬公謂不加賦而國用足爲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士大夫泥之遂於國用所須惟知加賦而不敢他議今日有急則曰照田差派也明日有事

亦曰照田出辦也。力耕者以耕爲悔。受田者與田爲仇。是徒驅民棄本逐末耳。不知天地生財。雖止此數。然四民之中。何獨農可虐取。自愚論之。雖平準可行也。酒課可權也。田賦毫不可增也。夫平準酒課萬萬決不可行者。視田賦猶爲可行。則田賦豈可增一毫乎。已上私評

戶口 附

按周官小司徒稽國中四鄙之夫家。卿大夫登夫家之衆遂大夫稽其衆司民書之於版以詔司寇孟冬獻民於王。登之天府。周公重民之政古所莫及。故當時之民

生齒極盛。蓋自舜禹之際。九州之民。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而此則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唐虞三代之盛。無以尚之矣。夫何春秋戰國干戈相尋。如伊闕之敗。長平之坑。殺戮動以數千萬計。秦幷諸侯。北築長城。南戍五嶺。祖龍既殂。諸侯並起。互相屠戮。項氏尤慘。夷滅不可勝計。帝王全盛之民。亦大耗矣。故漢高寬仁。文景恭儉。歷世培養。而西漢之戶纔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纔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東漢之戶。纔一千六百七萬七千六

百九十。口纔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而漢武窮兵之餘。新室遘亡之後。三國之所耗數。六朝之所剝蝕。代滅於前。故開元及盛之時。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戶。五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三百口。崇寧極盛之時二千一萬九千五百戶。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口。其餘皆可知矣。嗚呼。豈非天道盛衰之變乎。蓋古帝王之世。天運主於西北。故其民莫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後世天運

主於東南故其民莫盛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當天下十二大康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豐當天下十五古今之所著論葢有繇然矣今國家適當全運而　列聖世爲滋養諸司掌職凡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丁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較之三代於斯盛矣然以地計之則南極珠崖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過於三代甚遠何土地之有餘而生民之不及邪比來滋育巳久戶口不加萬曆六年會計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

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遊民商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正統八年禁之矣漢唐皆繇寡而繁我朝何獨不然與夫以　祖宗二百年之涵育而生齒不益於開創兵火之餘戶口脫漏版籍僞妄此何待言然與其僞而增毋寧僞而漏苟不爲周宣之料民卽暗合尹鐸之請減此則弊有所不必蹳者也

土田

古者料民任地，田皆上有而公田之入，止藉民力，豐凶共之，故田無不均，賦無偏重。阡陌已開，田始私市，廛畝而稅，賦法亦更，割裂縱橫，難認八家之井，絲布銀絹，非出百畝所收，故古者重田，今者重賦，重田故疆界之分寸必明，而不爲頭會，重賦故簿書之毫釐必計，而安問溝涂，或一入而田有數圖，則數圖而戶併一扇，荒區可藏賦產，高圖或是汙淶，旱潦則被災之分數難稽，徵收則紙上之栽桑易隱，官特總其大凡，胥則巧爲變幻，歲

增秒忽。鄉戶莫知。坵揷毫釐。中產不辨圩無定。坵坵無定畝。肥瘠一則。廣狹懸殊。倏忽飛走。鬼不得而原也。至於富人出銀賣糧。貧人買糧包納。多推少收。有總無撒。西北曠壤。奸弊尤多。大畝千步有奇。小畝不滿二百。皆緣奸胥狡猾那移所致。坡公號稱豪傑。而患按畝更賦之難行。可易言哉。嘗考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我　朝黃冊。每里一圖。亦其遺法。然小民繡錯而居。圖於東而家於西。田地則星分棋置。千古不易。故人不可以圖拘。而田則可以圖得也。惟以田

繫人不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踪跡愚謂宜盡天下田重爲丈量因地定賦魚鱗圖之占田者書其下里爲一圖圖分十甲里長名掌之圖列黃冊之後占田之人十年更書圖則如故歲當大造里長察之即歲之收除以窮田之變割或有失覺或爲姦利以致遺糧徭役租稅里長代辦蓋先王之世八家同井宅在田畔人之所耕衆共知賦之所入衆共供也故弊不作今則彼此錯方田宅異所一里之人目不相識一甲之田足不一躡欺隱之罪里長雖同未嘗實責之故弊端百出誠

能圖田糧明律令。一圖之稅。必問其田。一圖之田。必問其長同在比閭孰鬻孰承。孰洒孰寄。其知必詳。而又有代辦之虞。其防必至。不然。則里之田賦雖如圖。未免陰縮朒。國之田賦雖如數。未免私登降。漸積漸差。復如前[illegible]。蓋井田誠爲腐談。然聽民欺隱遞爲君臣。而不儆其[illegible][illegible]以齊之可哉。

徭役

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文曰上地家七人益一夫受田百畝七口以上授以上等之地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其舍者可任者國中自六十以及七尺註七尺年二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註六尺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註謂不征者國中貢其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均人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年則無役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胡安國曰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不當爲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于所不

當爲者乎禮曰凡使民在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因子貢觀蜡之問而以弓喻民以答之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

矣。顧少進乎。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已上集羣書

昔古公作阜門而民不怨。文王經靈臺而民子來。蓋以佚道使之。故民樂為之用也。後世溝宮而民潰。梁伯好上功。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平公築臺而妨農。左傳襄十八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絳縣之老亦令與食。左傳襄三十年。晉食輿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踦跂之走。亦使畢行。國語發卒徵賦。踦跂畢行。可謂窮其民力矣。及秦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丹為卒更。已復為正。徵役何其重耶。凡三

十倍亍古。漢有亭長三老嗇夫。漢十里一亭。亭有一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稅。游徼禁盜賊。然漢之役于鄉亭者。卒無定秩。積其功勞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也。而役民則以二十三而傅。五十六而免。二歲爲衛十二歲爲材官。習射御馳射。二十而役。五十六而老。傅謂著名籍。給公徭役者也。三老之衆者勿繇戍。衆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縣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流人之復者勿筭事。宣昭流人還歸者。轉假公田貸種。且勿筭事。惠帝始制孝弟力田免役。景帝始制九十一子免役。天下始得稍安。未幾武帝有七科之讁。有罪無命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昭帝有三更之法。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每一歲當給一月之

役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列不可人人自行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至蓋寬饒之子親自戍邊蓋寬饒次公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邊公廉如此吳王濞之民獨皆平賈吳王濞以銅鹽利百姓無賦卒踐更輒平買之而役法大壞矣晉之邊郡新附而無名之戶頗多魏邊郡新附多無名戶朝議欲加隱實天子以問晉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大綱則自然安樂蜀之荊州既平而著籍之民獨少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焉平居調發則不悅何以爲鎮今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皆因亂而規避者也於是宋有限年之制十三年爲半役十六年爲全役齊有九等之戶富者損其貲貧者勞其力周有二

旬之役。豐年增一旬。凶年減一旬。隋末賦役煩數。人多折支體以逃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唐典禁之而折衷於租庸調之法。歲役二十日。歲庸二十日閏加二日爲庸日。課絹三尺免庸。加役二十日免調。三十日免租調。六十而免役。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優恤之政。亦彼善於此矣。自楊炎爲兩稅。而租庸調之法。皆括於中。數年後免傭既納。差役如故。民將何以堪耶。雖武德之先。已有量產之制。唐武德中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九年詔爲九等。每差科。先從高等。開元後。戶籍久不更造。德宗時炎爲兩稅。以貧富爲差。商賈稅十之一。與居者均役。宣宗之世。復有輪差之詔。宣宗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

作差科簿。毋有役事。委令輸券。而戶籍久不更造。差役亦未必均矣。宋初循舊制用差役。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手以課督租賦。耆老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從官。下至雜職院虞候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建隆二年。有差役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之詔。太平五年有上四等戶充役下五等戶並免之詔。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縣民事徭役者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運使差官定爲九等。上四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更並與免。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仁宗置五等之簿。至和二年四月。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下。詔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使將遂州軍見勾到里長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

于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上戶為之三年一替于是下京畿河北河南陝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利害而皆謂韓琦所議便

行五則之法

知制誥韓絳言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凡差諸州軍鄉戶衙前以產業與物力從多至少置簿排定戶數分為五則遂更著淮南兩浙荊湖福建之法下三分須行之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太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亦庶有優民之意矣後役法之議起於李戒

成都進士李戒投書余靖謂民苦役不苦重稅請增天下田稅募人充役靖辭去職韓絳知成都戒以此獻之大以為然帝即位絳言害民之弊無甚差役望詔中外具利害以聞詔曰州縣差役甚重勞役不均其令逐路條析以聞役法之議始乎此

顧法之行決於荊公

熙寧元年吳充言當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戶被差之日官吏籍記杯筯之類皆計貲貨產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民間規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以避戶骨肉不敢相聚而憚多丁望擇臣庶所言利害施行詔送中書

及絳與安石言安不以為善顧法遂決楊繪言其難行者五楊繪言一民難得錢二邊州奸細難防三田稅多少不同四耆老非人盜賊難止五專典顧人失陷官物劉摯言其為害有十溫公亦言其有五害而荊公不顧也司馬溫公論役法五害一上戶年年出錢無有休息二下戶不充差役令一側出錢三召募浮浪之人曲法受賕盜用官物四農民所有不過穀帛今欲輸錢不免賣耕田牛具桑柘五提舉常平司廣積寬剩希求進用募役之法復行於熙寧之四年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官戶女戶單丁未成丁而免役者亦出助役錢皆惠卿所定也手實之法復行於熙寧之七年七年惠卿行手實法言免役出錢不均出于簿書之不善乎手實者令人具其丁口田畝之實也隱落者許告皆安石之謀而與顧役相表裏者司馬公當國始悉罷之然蘇軾別差

役之利害曲中事情蘇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
利害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十室九
空錢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
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害之輕重蓋畧
等矣光曰如何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
驚今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
未易也光不然之軾曰昔韓公刺陝西義
勇公爭之甚力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李常言二法
之隨宜亦爲公論李常言上戸富安下戸虛之富安則
以差爲病空匱則出力爲宜誠不可
一法治也輙求差助二法隨時
所宜條敘以行更望之有司若蔡京之反覆吳蜀之
民以顧
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荊公溫公不能周知四
方風俗故荊公主顧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
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
顧役爲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知南北風
俗所論甚公各不私所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
改顧爲差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

慮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顧役論久不決京白子厚曰取熙豐法行之耳尚何講爲子厚信之顧役遂決蔡京前後覩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眞小人耳

師中之希旨李師中知河南府令民出錢免役師中率先希司農旨意多取寬剩洛人怨之眞小人耳何足與議法哉後買田助役行於處州之松陽乾道二年臣僚奏處州松陽縣惲征役之昔隨役戶多寡輸金買田過當役者以田買之名曰義田給田戶役行於浙西之一路淳希七年王希呂等奏昔蘇軾有給田募役之請臣復視浙西一路有公田百萬餘畝乞均給諸郡以充義役皆有便於民者也嗚呼北山之刺幽王役使不均大夫作詩以刺焉東國之詩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役之不均者也

或讀書而爲免白履中拜朝散大夫人謂曰子素貧不沽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中曰

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或中試而給復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魏氏武卒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矢五十置戈其役上自帶嬴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式者復其戶之困人者也我　國家量口以計其丁田取資以權其輕重固無不均者矣勞於公者復其家廢於疾者免其力固無不困人者矣觀之憲綱從公點差周而復始不得放富差貧諸司職掌十年一造黃冊其等例倣資充當大明會典五十一以上二子應當役而無田者許代之　祖宗之法亦爲厚矣已上事蹟考

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後世之民養

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國家之制匠有班銀矣民有丁粮矣又於正粮之外每年加耗若干以取其免役錢矣我　祖宗之意固不欲更役之也今州縣雜役專不可已每年既編民爲里役又編民爲均徭夫身本受役者也今既爲身而出粮田本出粮者也今又因田而起役豈乎百姓之日窮而逃流之不復也又力役之征豪富者或暫可以支持而貧困者亦得以幸免惟中産之家差之所及不得以言貧而力之所出實難以供役數年之畜不足以供一旦之費而產垂罄矣豈可不思

所以寬恤之乎。竊計嘉善一縣，田凡六十萬餘畝，爲里二百有奇。大約計之，一里不下三千畝。今當每田十畝出膏腴田一畝，以充義役。一里十甲中，可得田三百畝。凡現年里役，只以田一百畝與之，收租以充役。百畝之田，首完粮之外，可得銀三十兩，足彀一年支用矣。倘偶有不足，先就甲中大戶支給；再不足，次及小戶，不得一槩混擾。均徭亦撥百畝與之。凡士夫例當優免者，給以所儲之銀。甲有重役，計價支關。餘銀或聽用，或分給。外餘一百畝，即贍每年糧役之費。有輪當粮長者，即與之

或虧或羸。任其自處。如此。則十年之內。自完稅外。更無別役而破產者必寡矣。已上私計○儼按義田助役固不可言者。夫田主無逋租。以其田皆已貲市。而佃戶不得爲他辭也。今謂之義用則田無定主。人易生奸里長自[illegible]此。則頑戶聽其剝豕。而不顧若歸諸官而收以給役則[illegible]謂之租。而直謂之重稅矣。拋荒流徙。勢所必至要在人斟酌而善行之耳。